

# 源起的學會社

著經序陳

13

學大南嶺

行印所究研濟經會社南西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乙集第二種

社會學的起源

陳序經著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乙集第二種

# 社會學的起源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序經

出版者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

廣州河南康樂

印刷者 清華印書館

廣州惠愛東毓秀新街

定價

## 社 會 學 的 起 源

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名詞，最先見於孔德 A. Comte 的實證哲學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孔德的實證哲學，分六巨冊。第一冊刊行於一八三〇年，第六冊出版於一八四二年。從第一冊至第三冊，孔德沒有用過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字。他在這三本冊裏所用的，是社會物理學 Physics Sociale 這個字。在第四冊裏（頁一八五），他才開始——而且很忽然的用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名詞。爲什麼他要用這個名詞，他只 在同頁的註腳裏，略爲說明。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從此以後，我想大膽的用這個名詞（社會學）。這就是正與我所已引用的「社會物理學」的詞意一樣，使能以一個單名來指明自然哲學中的「必要」部分，這就是關於社會現象的根本原則的實証研究。我從來對於新字的應用，是有相當慎心的，而且還常常懷着反對使用新字的習慣；不過爲着適合於這部書的特別目的，而需要這個名詞，我希望在這裏能得到寬恕。

我手裏所有的法文本實證哲學是一八六九年所刊行的第三版。第一與第二版，現在很

不易找到，所以第三版是比較常用與普通的版子，裏面有他的門徒利特累 Little 的一篇長序。實證哲學第四冊裏有著者的廣告，是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寫的。大概這本冊就是這一年或這一年以前寫的。第三冊據說是一八三五年九月寫好，所以「社會學」這個名詞，大概是 在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八年之間用的。

大體上，孔德的實證哲學是要把人類整個智識，作一個系統的敘述。但是他在第一冊的緒言（第一講）裏告訴我們，他寫這部書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種新科學，這就是社會學，或社會物理學；因為他覺得這種新科學，是最需要的科學。我們知道實證哲學共分六巨冊，前三冊是關於算術、天文、物理、化學及生物學等的敘述，而後三冊則專為研究社會學。從此可以明白他對於社會學之特別注意。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說，前三冊是為着陪襯後三冊而作的。

孔德分人類的智識為三個時期：一為神學，二為哲學，三為科學，或實證，這就是他最有名的進步律。他覺得社會學尚未超出哲學的範圍，然他却相信將來可以成為科學，這也就是他之所以列社會學在科學分類裏的原因。孔德以為算術為一切科學的基礎，除算術外，又可分為兩大類，一為有機的，一為無機的，天文、物理與化學是屬於前者，生物學與社會學是屬於後者。生物學的目的是研究個體，而社會學的任務是研究團體。社會學的成立是科學發展到完備的地位的最重要與最顯明的表徵，社會學的發生比任何種科學為



遲，這是因為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最複雜而且最依賴於其他各種科學——算學，天文，物理，化學，生物。質言之，這些科學尚未發展到完備的地位，社會學是沒有法子發展的。所以在社會學尚未成立之前，科學免不了尚缺乏一重要份子。照孔德的意見，在他自己的時代，各種科學已經發展到相當的地位，所以社會學的成立先決條件，也正齊備，所以我們應當進一步而建設與研究這個新科學。

孔德以為社會學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爲靜的社會學，一爲動的社會學。前者是研究社會的組織與秩序，後者是研究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前者是要找出社會的動作以及其關係的法則，而後者是要找出社會逐漸發展的法則。

孔德以爲動的社會學的研究，尤爲重要，所以在他這部書裏的後半部，特別注重於這一點。

孔德既創了「社會學」這個名詞，同時又給這個學科在科學中一個重要位置，與指明出這個新學科所應研究的內容與途徑，所以後來一般研究社會學者，多以爲社會學是始於孔德。比方：繼孔德而研究社會學最著名的，要算英國的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他在自傳及他種著作裏，對於孔德所用社會學這個名詞，雖很不滿意，然他始終沿用這個名詞。因爲他覺得：一來這個名詞已經沿用，二來沒有較好的名詞來代替；他在表面上雖反對孔德的科學分類，然骨子裏並沒有什麼衝突；他不但不反對社會學之列入科學分類，

而且極力指出社會學的科學性。他又以爲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的構造，功用，起源與發展，正與孔德所謂靜的社會學與動的社會學，有了相同之處，而且兩者對於社會的動的方面，都很注意。質言之，斯賓塞爾在其著作裏所給我們的印象，是社會學乃由孔德而成立的。

此外如德國的舍夫雷 Schaeffle，美國的華德 Ward，奧國的古姆普羅維亦 Gumplowicz 等，都有這種見解。舍夫雷在他的巨著社會機體的構造與生活 *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oerpers* (1875) 一書裏，說孔德是社會學的先鋒。華德在他的名著動的社會學 *Dynamic Sociology* (1883) 裏劈頭就很肯定的說：社會學是始於孔德。同樣古姆普羅維亦在其社會學綱要 *Grundriss der Soziologie* (1885) 裏也以爲建立社會學的榮譽，是應該給與孔德。

孔德寫實證哲學的重要目的，既是建立社會學，而好多在社會學上有權威的學者，也都承認社會學是始於孔德，所以自從孔德以後到歐戰的幾十年中，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很少討論。

可是二三十年來，大概一方面因爲研究社會學史的人，逐漸增加，一方面因爲中歐而特別是德國社會學的發達很速，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研究的人，也因之而逐漸增加。不但專篇論文之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有了不少，就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專書也有

了。此外這個問題的討論之散見於各家著作的，也隨處可見。可惜目下能把各種關於社會學的起源的不同的意見，來做有系統的研究，據我所知道的，尚不容易找出來。維色丁·V. Wiese 在其社會學 *Soziologie: Geschichte und Hauptprobleme* (1926) 與哈特曼 Hartmann 在其社會學 *Soziologie* (1933) 中雖有多少敘述，可惜在這兩本小冊裏所說的，太過簡單，而且有了很多的遺漏。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但在它的本身有了研究的價值，而且在社會學上，也可以說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與社會學的對象，範圍，以及其發展，派別，以至與其他的學科的關係，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說，社會學家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完滿的答案，那麼社會學上的好多根本問題都不容易得到相當的解決。

從一方面看起來，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的特別注意與熱烈討論，是社會學發達的表徵；但是從別方面看起來，這也可以說是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愈趨於複雜的反映。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從孔德到歐戰的時期，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很少討論，這不只是因為大體上，大家都承認或默認社會學是始於孔德，而且是因為大體上，大家都跟着孔德對於社會學上所指示的範圍與途徑去研究。這是從斯賓塞爾、華德以至歧丁斯 Giddings 的著作中，都很容易看出來。現在既有人懷疑社會學始於孔德的見解，那也可以說是他們對於孔德所指明的社會學的範圍與途徑，也發生了懷疑，而別



持異議。有些以爲孔德不是社會學的唯一創始者，有些以爲孔德所建設的社會學，老早已有人建設；又有些以爲孔德只是預測社會學的誕生，而非創立社會學，更有些以爲孔德在實證哲學裏所討論的東西，簡直不是社會學等等，都在此時出現了。

質言之，他們所討論的要點是：甚麼是社會學？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對象，意見本來繁雜，所以一般初學社會學的人，見到汗牛充棟的社會學的著作內容，參差各異，好像是墜入五里霧中。現在我們從各家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的討論裏，愈覺得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不易解決，因爲各人對於社會學是什麼的問題的解答不同，他們對於社會學的起源的意見，也往往隨之而異，我所以說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的特別注意與熱烈討論，是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愈趨於繁雜的表徵，就是這個原因。

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的愈趨繁雜，固是社會學上的一大缺點，可是從學術研究方面來看，也未嘗不是一種好現象。原來某種學術的進步，是依賴於學者對於這種學術的根本問題，能夠特別留意，而加以熱烈的討論的。社會學是一種發展較遲的學科，從孔德用社會學這個名詞到現在，雖則有了一百年，然而在斯賓塞爾的社會學的研究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2) 未發表以前，除了英國的幾位學者，如琉挨斯 G. H. Lewes，挨利俄特 George Elliot，彌爾 J. S. Mill，馬爾提諾 H. Martineau，佛來特布利哲斯 G. H. Bridges 與斯賓塞爾外，不但在德在美，很少有人加以留意，就是在法，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影

響。好多歐洲人每每以爲社會學是美國的科學 American science；其實社會學之在美國的發展，也不過是五十年左右的事。華德 L. Ward 的動的社會學雖刊行於一八八三年，然而這部名著發表後好多年，很少有人過問。社會學本來是從歐洲輸入美國的，而歐洲人偏偏要說是美國的東西，歐洲人對於社會學，少有興趣，可以概見。然而二三十年來的情形有些不同了，六十多年前，斯賓塞爾希望得到迪陪 Lord Derby 的幫助，而在英國的大學得到一個社會學的講座，在那個時候，只是一種夢想，現在已經實現了。至於德國方面，二三十年來的社會學的發展，更是顯明。敦尼斯 F. Tönnies 在六十年前所刊行的團體與社會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差不多經過三十多年，很少有人注意，然而二三十年來，重版到六七次之多。此外我用不着多舉例了。大概是因爲研究社會學的人逐漸增加，所以對於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加以檢討的人，也因之而增加。我所以說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之能得到社會學者的特別注意與熱烈討論，是社會學發達的反映，就是這個原因。

## 二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自從孔德以至歐戰時期，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很少討論，這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人留意這個問題。事實上，孔德未死以前，德國的摩爾 Robert von Mohl 對於這個問題，好像已經留意。摩爾是德國十九世紀一個最著名的

政治學者。他在一八五一年發表了政治學與社會學 *Die Staatswissenschaften und die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一文於政治期刊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這篇文章後來收入於他的巨著政治學歷史與文獻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1885) 的第一冊裏。在這篇文裏，他很明白的指出社會學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的需要及其起源。

照摩爾的意見，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從來就有不同之點，換句話來說，政治生活不能包括社會生活。政治學所研究的是政治生活，而其具體的對象是國家。摩爾雖承認國家在範圍上所包括的也許很廣，可是人類的生活的內容，並不完全隸屬於這個範圍之內，從個人到國家的中間，尚有各種生活，各種團體；這種生活，這種團體，既不一定是從國家而來，也不一定爲着國家而存在。其實各種生活，都有各種生活的特殊意義，各種團體，都有各種團體的特殊目的。

這些有別於國家的團體生活，或社會現象，摩爾舉出十幾種：一爲職業的社團 *Stände*，二爲行政區域 *Gemeinden*，三爲經濟社會 *Wirtschaftliche Gruppen*，四爲貴族份子 *Adelschaft*，五爲宗教社團 *Religiöse Gemeinschaften*，六爲各種工匠團體 *Freie Genossenschaften aller art*，七爲農民 *Bauerschaft*，八爲地主階級，九爲社會各種階級，十爲種族，十一爲迷信社團，十二爲受過教育的社團與無教育的社團 *Gebildete*

und ungebildete, 十三爲家庭。

摩爾以爲這些社團，有些完全在政治學的範圍之外，有些僅有一部分在政治學的範圍之內，政治學的對象，既是政治生活與政治團體，那麼非政治的生活與團體，應當不是政治學所研究的東西。換言之，我們應當另有一種學科來研究這些生活與團體，這種學科，摩爾便叫作社會學或社會學科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摩爾以爲很可惜的是：自從拍拉圖到十九世紀的二千餘年中，人們對於這些有別於國家的社團，很少注意，一般學者都把這些團體與國家，混而爲一。最多也不過把前者當作後者的一部分。結果二千餘年來，只有所謂政治學，而沒有「社會學」。

爲着適應實際上的需要，我們對於政治學以外，應當另設一種新學科，這就是社會學或社會學科。這不但對於社會本身上，有了重大的意義，就是對於國家與政治學，也有同樣的好處。因爲事實上，這種新學科，可以減少了政治學上不少的困難與無謂的負擔，同時好多的實際問題，也可以得到相當的解決。

這種需要，從摩爾看起來，目下已得到人們的相當認識，而這種新學科，也就逐漸宣告成立。摩爾這樣的告訴我們：

「社會」這個字，終於被人採用了。最初不過由一般夢想家及其徒衆提倡，後來逐漸的却在講壇上，公共地方裏，以至叛徒的秘密集會中，也有人談起來。牠正像在

恐怖的巷戰中，一枝旌旗，現在忽然的張目起來……所以近來從市場與茅屋裡，也因這種的激動而產生出大量的著作來……所以從語言與實際裏，產出在思想上意志上意識上一種完全鮮明的對象……」社會學或社會學科「終因之而獲得成立與發展。關於這種新學科的代表者，摩爾舉出好幾位法國社會主義者。摩爾是從累苦 Reybard 與斯泰因 Stein 的著作裏而認識這些社會主義者；同時他也以為斯泰因、累苦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史家，也是促進這種新學科的代表者。

總而言之，照摩爾的見解，社會學是從政治學裏分開出來的；可是前者之所以能夠脫離後者而成爲一種獨立學科，主要是得力於社會主義的著作。

直至現在，還有好多人把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混爲一談，這當然不是沒有錯誤的。摩爾當然也不能例外。不過我們也得承認，社會主義的發達，對於社會學的發展，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影響。社會主義家的目的，是改良社會，而社會學的任務，是研究社會。因爲要想改良，當然要從事研究；而研究的結果，也許對於社會學上有了不少的貢獻。然而正是因爲這兩者的目的與任務的不同，我們不能說社會學是全由社會主義而來的。

我們覺得奇怪的是：摩爾雖以爲社會學是從社會主義而來，然在他的巨著裏，不但對於孔德的老師聖西門沒有提及，連到他對於孔德這個名字，除了在政治學歷史與文獻第一冊頁七七無意中提及外，在該書第三冊的豐富的文獻引得裏，也找不到孔德的名字。孔德



在一八二六年，已發表他的實證哲學的計劃，到了一八四二年，完成他那部著作。摩爾寫他的政治學與社會學，差不多在十年以後，我們讀英國彌爾 Mill 在一八四三所發表的論理學的末章，對於孔德已經有所介紹，而摩爾却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這一方面可以說明德國學者對於社會學比較不留心，但一方面也可以顯出摩爾的遠見，因為像他那樣的覺得「社會學」有成立與發展的必要的人，在德國是不多見的。

我們說到這裏，也許免不了要問道：摩爾既是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他所提倡的「社會學」，是不是孔德所提倡的社會學呢？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道：摩爾所提倡的新學科是不是社會學？要想解答這些問題，我們當然又要問問什麼是社會學？假使我們專從名詞方面來說，以為只有像孔德所說的 *Sociologie*，纔叫作社會學，那麼摩爾所用的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這個名詞，也許不一定是一般人所說的社會學。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孔德在實證哲學裏所用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字，不但和他最先所用的社會物理學 *Physique Sociale* 沒有分別，就是與社會科學 *Science Sociale*，以及社會哲學 *Philosophie sociale* 等名詞，也沒有分別，這是讀過實證哲學的人都能容易明白的。而且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字，是在實證哲學第四冊頁一八五纔應用，孔德在這頁裏雖說要用這個字來代替社會物理學，然而在頁一八五以後的同一章裏，仍然應用社會物理學以及社會科學等名詞。

至於社會學的內容是什麼這個問題，是不容易解答的，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的內容的意見有所不同，關於社會學的起源才有了不同的解釋。摩爾固不能說只有他所提倡的社會學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才是真正的社會學，孔德也不能說只有他所提倡的社會學 *Sociologie* 才是真正的社會學。

### 三

摩爾對於社會學起源的見解，與一般以社會學始於孔德的見解，完全不同，可是摩爾既好像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也沒有反對孔德為社會學的鼻祖的意思。我們現在想把一般大致上是因為完全或部分的反對社會學始於孔德而另找出社會學的起源的各種學說，加以敘述。

我們先從培婁 *G. von Below* 的學說說起。

培婁氏於一九二〇年在斯摩勒年鑑 *Schmoller's Jahrbuch* 四十三卷四期所發表社會學與教職 *Soziologie als Lehrling* 一文，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已畧加討論，後來他又草了一篇專文，討論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尚未發表，而他却已與世長辭。一九二八由斯班 *O. Spann* 氏編為單行本，名為社會學的起源 *Entstehung der Soziologie*。我們現在且根據這單行本來解釋。

培裏以爲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的團體的關係 *Gemeinschaftesverhaeltnissen* 的學科，這種關係，也許是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許是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許是如我與他人的關係。關於這種團體的關係的研究最有成績的，是十八世紀年以及十九世紀初年的德國的浪漫學派。浪漫學派是反抗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原子主義，與機械主義的。質言之，浪漫派是反抗啓明 *Anfklarung* 的思想。

浪漫派的標語，是民族精神 *Volksgeist*。其所代表的思想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所有方面，是這個民族精神的表徵，而個人却是這個民族的縮影。然而所謂民族，也不外是好多團體的總和，每種團體都有其特殊或自身的目的與精神。這些團體不但可以互相反應，就是團體及其個人，也有密切的關係。所謂團體，也許是一個國家，也許是一個商會，也許是各種職業團體。

不但這樣，這些團體是各有特殊的價值的，浪漫派的特點就是對於這些團體的價值，特別加以注意。團體是一種變動的東西，而非靜止的東西；團體是自然生長的東西，而非人工創造的東西。因此之故，團體又可以當作有機體的東西來看。在啓明思想中，雖也有把社會當作有機體來看，然而這種有機體，是機械式的，而且是受自然律的支配的。總之，浪漫派的社會觀，是反乎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

浪漫派雖承認民族是包含好多團體，而團體包括好多個體，然所謂民族，團體，個

體，都有密切的關係。個體依賴於團體，正與團體依賴於民族一樣。然而正如團體不因依賴於民族而失了其自身的價值與精神，個體也不因依賴於團體而失却其人格與個性。把民族團體與個人分開來看，則各有各個完整的表示，把民族團體與個人合起來看，其總和還是一個完整的表示。又每個人也許參加好多團體，而各個團體也許代表民族文化的各方面，然而團體與個人，均不因此而失却其整個的表示。

總之，今日所謂社會學的研究，及其內容題材，通通都可以從浪漫派的著作裏找出來。

培婁以為在啓明時代，已有浪漫派的先鋒，赫得 J. G. Herder 就是一個最有名的代表。雖則赫得自己脫不了啓明運動的色彩，可是在他的思想裏，已有不少浪漫主義的傾向。培婁承認浪漫主義並非忽然的興起而反抗啓明運動的，而是逐漸的脫離啓明運動的思想，而自成一個系統。十八世紀的啓明運動的社會觀，雖已傾向於原子論與機械觀，然其實不若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者那樣極端的把社會當作原子與機械看。浪漫派後來之所以要完全脫離十八世紀的啓明思想，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赫得是當作一個承上起下的人物。除了赫得以外，如牟勒 Adam Müller，利斯特 F. List，羅射 Roscher，希爾得布朗朗特 Hildebrand，克尼斯 Knies，以至格利姆 J. Grimm，朗開 L. V. Ranke，什那塞 Schnaase 等等，都是這派的代表人物。